

何氏學

三



何氏學

東越何治運

卷三

論五首

說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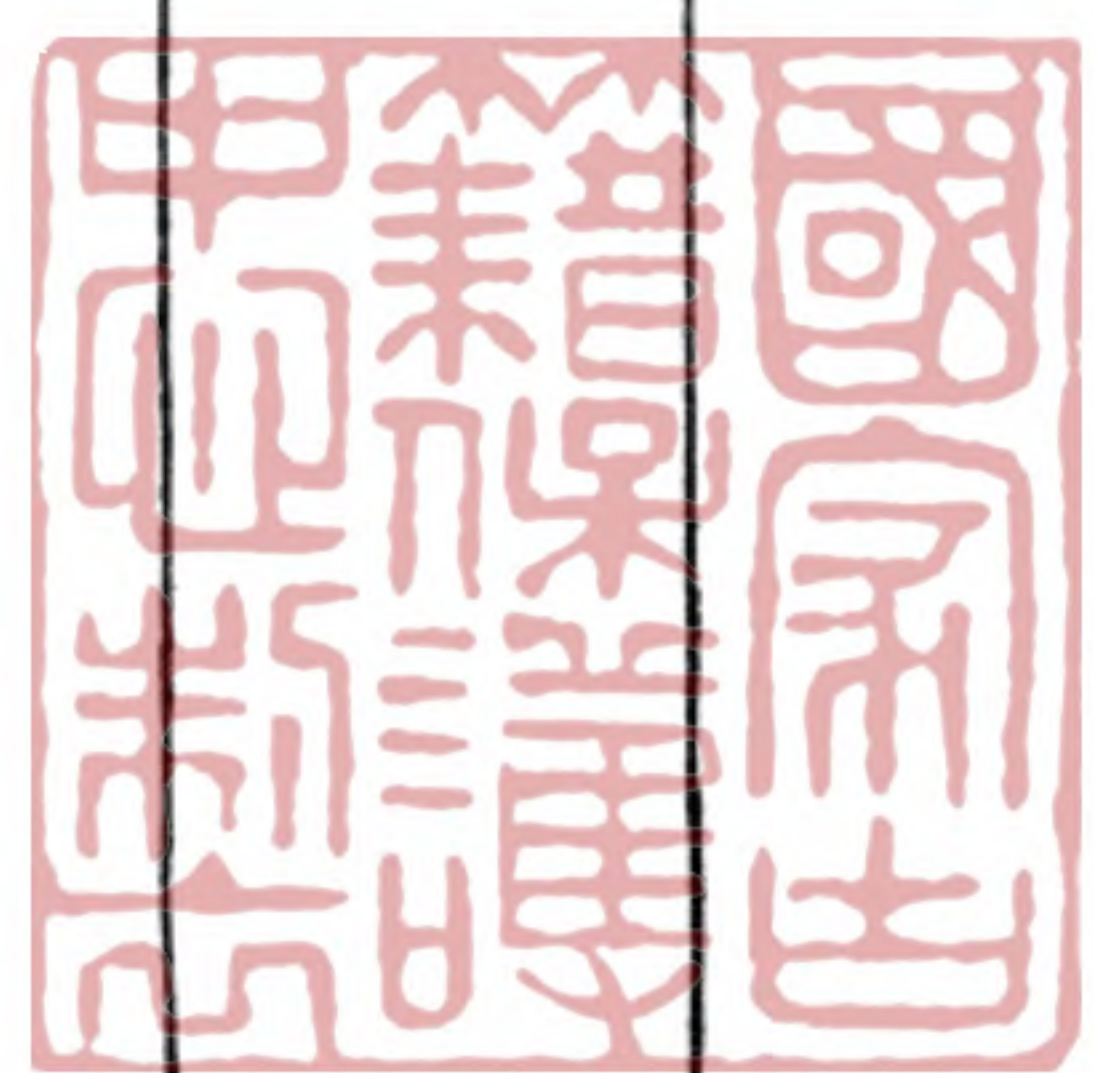
辨一首

議一首

荅問一首

敘八首

何氏學目錄



子不語怪力亂神論

從子廣德問易大傳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夫子之言鬼神也非夫子之語鬼神也若夫禮記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夫子之語神詳矣論語禮記不相刺繆乎曰李克云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

何氏學 卷三  
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因斯以譚則  
論語禮記不至以予陷盾而陳用之反以李充  
之說爲非可謂以不悖爲悖矣

左邱明論

或獻疑曰論語左邱明恥之止亦恥之夫子自  
比皆引徃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  
六人云我則異於是竝非同時人也邱明者蓋  
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于當時  
爾此趙匡之說也信歟曰奚其信不讀論語注  
乎孔安國曰左邱明魯太史也漢書藝文志云  
荀焮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自注云左邱  
明魯太史劉歆曰左邱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

人同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也三子者皆博極羣書者而其言若合符節三卿爲主可謂衆矣趙匡歛啓寡聞之說未可孤據也曰噉則傳休奕所謂國語非邱明作有一事而二文不同者噉歟曰否否不噉漢書執文志國語二十一篇自注云左邱明著司馬遷傳贊云孔子因魯史記而作蓄秋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韋昭曰左邱明因聖言以摭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明

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知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謂之外傳則左氏傳與國語皆聖明所著無疑孟堅纂異同三字最精足破二文不同之說矣太史公所謂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者猶放勛稱勛重耳稱重何忌稱忌曼多稱多之類也應邵風俗通謂邱姓魯左邱明之後當卽通志氏族畧所謂以名爲氏者葉夢得鄧名世諸人

紛紛夢揣皆不足辨也朱錫鬯謂弟子諱師之名故但稱左氏傳不稱左邱尤爲迂謬古者詩書不諱周文公不諱文武之名於周頌豈有左邱明諱孔子之名而諱其氏者乎錫鬯之言真千慮之失也曰揚雄之評周官左氏太史公鄭康成范甯之評三傳當矣君於蒿炆全而神左氏博拔理於諸家之外否耶曰蒿炆全而神左氏博而篤公羊端而曼穀梁雋而膏

### 范蠡論

范蠡之事國語所云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莫知其終極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太史公書乃載蠡遺大夫種書及三徙成名事而宋蘇文忠公史文惠公遂痛詆之于是蠡之爲人幾於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烏乎悖矣伊舊何父曰此子貢存魯破齊彊晉亾吳而伯越之比不足以累范蠡也爲明白辨別之而范蠡復光史籍范

何氏學 卷三  
蠡有靈亦驚知己於千古矣

范甯曲學阿世論

天壤王郎問於伊舊何父曰全謝山謂六朝清  
言成俗范甯獨能罪王何以救世道真儒也今  
聞先生之論乃以爲曲學阿世何哉伊舊何父  
曰子不讀傅長虞之傳乎正始中任何晏以選  
舉中外衆職各得其人則平叔乃山濤之亞也  
特以族於司馬懿故晉人皆醜詆之范甯不爲  
平反又從而甚之亦可謂曲學阿世也已矣使  
平叔當平世不失爲王導謝安何嘗清談廢務

傳比學 卷三 三  
浮文防要哉王弼位不過臺郎年僅二十四又  
爲時人所疾安能鼓天下之衆而從之遂使神  
州陸沈百年爲虛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於平叔輔嗣何與焉范甯爲豫章頗以察察爲  
明爲徐邈所譏其爲穀梁集解亦不免俗學大  
失漢儒家法王通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  
而詰衆傳此不過啖助趙匡陸淳盧仝諸人之  
見而已吾無取焉曰傅子稱夏侯泰初何平叔  
欲納交於傅嘏嘏不納也信與曰此李克之所

謂膠言者也奚其信夫傅嘏者司馬懿請爲從  
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母邱儉文欽之難嘏  
勸司馬師自行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師死嘏與  
司馬昭違詔徑還洛陽昭遂以輔政魏氏之亡  
嘏之力也固宜其與鍾會爲刎頸交而泰初則  
唾鍾會猶泥滓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者也  
曾謂泰初平叔欲納交於嘏而嘏不納乎曰管  
輅別傳稱何平叔之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  
不見者濁其論非歟曰非也輅自言與何尚書



其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則益益之云以媚司馬氏耳此大將軍所以待君意厚也承祚削而不載有旨哉曰魏氏春秋稱平叔以深許泰初以幾許司馬師而以神自許信與曰此封演所謂查談也奚其信夫泰初稱師昭不吾容平叔冑引之爲伍乎且使二賢冑與之爲徒何至一族于司馬懿而一族于司馬師乎至謂平叔窮治黨與覲以自免蒼蠅之矢自其口出豈足以污平叔哉孫盛撰晉陽秋自書以寄慕容

氏蓋恐爲後人所亂魏氏春秋此語蓋亦後人所亂非孫氏本書也曰臨川王義慶謂平叔巧累於理叔夜僞傷其道信歟曰亦非也平叔雖隕身湛族要之身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而拙者之爲政也又何巧之與有乎叔夜之冤近世儲六雅辨之究矣今不備論也平叔畫地令方自處其中於何氏爲孝子齊王之世因所失爲諫至觸忤權奸以赤其族於魏氏爲忠臣故習彥威稱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謝公稱泰初

平叔爲正始名士袁彥伯遂以著書且應璩百  
一譏切曹爽一時覽者皆以爲當焚弃之平叔  
獨無怪也平叔之見高於人一等矣豈一時依  
草附木者所可同年語乎故傅休奕曰魏武尚  
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  
節于令升曰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  
由推原禍本咎有攸歸於平叔初無與也范甯  
之論天下後世無同之者惟顏之推謂何晏王  
弼祖述元虛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

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此第  
譏平叔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與范甯之罪其迷  
世者不同顧吾攷王導爲明帝具敘宣王創業  
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明帝聞之覆面著牀  
曰若如公言昨安得長則司馬懿之心路人所  
知也故御覽載司馬懿將死見曹爽等爲崇懿  
叩頭乞命之推不追議懿而責平叔之黨爽此  
昌黎公所謂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無怪其歷仕四朝莫詬無節矣南史王淮之傳

云范泰啁淮之卿唯解彈事耳淮之正色荅猶  
差卿世載雄狐又甯之孫傳云素有閨庭論議  
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雖牀第  
之言不踰闕君子所不道抑亦范甯之厚誣忠  
臣有以招人非而來鬼責也其祚不三世至孫  
而滅豈此之餘殃哉曰君欲雪平叔之冤而使  
范甯傳嘏諸人喪成美於千載無乃非忠厚之  
至乎曰昌黎公有言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  
幽光余雖不敏至心尚之非爲平叔翻已成之  
案也至魏末傳所云裴世期已斥爲底下之書  
而近世汪韓門猶重性馳謬所謂綴學之士安  
知忠信者耶

論學示廣忠廣熹

近世考證之學盛矣細讀之皆不免瑕類如盧  
檠齋顏氏家訓補注王修名狗子許思妣孟少  
孤近出世說新書文學政事棲逸三篇注中而  
檠齋皆云未詳文康象庾亮檠齋但以當時樂  
曲名注之今案隨書音樂志禮畢者本出晉太  
尉庾亮家亮卒其妓追思亮因假爲其面執翳  
以舞象其容取其謚以號之謂之文康舞每奏  
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爲名以檠齋之博

且精猶偶有不照甚矣注書之難也畢秋颿釋名疏證劉熙字成國不知何本今案世說新書注中亦有之雹砲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盛砲也疏證曰說文无砲字未詳當用何字姑仍之今案砲當作抱史記三代世表抱之山中抱音普茅反抱拋古今字劈歷車亦曰拋車則砲當作抱明矣襪緣也青絳爲之緣也疏證曰此亦俗譌字也說文所無今案禮記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

以素又云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則襪當作純也廣韻恰士服如弁缺四角魏武帝製魏志注云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恰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曷帙並上同而說文云士無市有恰制如楹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賤不得與裳同觀此則恰卽恰之變體釋名幘或曰耿耿折其後也疏證云說文無耿字未攷得實姑仍而不改通俗文云帛

續曰怡意此本作怡與而說文亦無怡字是未  
知怡爲怡之省也又余讀靈巖山人詩北面事  
親送舅賦渭陽之詠弇山門下多魁士竟無視  
草者邪惠松崖經學爲我

朝弟一而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朱子  
據漢書沾凶字爲非今案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壺壺  
者吉凶在壺中不得渫也君子無緣但見吉而  
不見凶如松崖所言毋乃近於知進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乎至謂程正叔  
爲邵堯夫之妻兄弟則誤解伊川丈人四字可  
笑之深近人造述無可指擿者其讓堂老人乎  
惟南方無黍一語以未到東越之故舉大美者  
不訾細瑕不足爲諸君病也

九人說

或問古今人表九等之品有之乎曰有之曰神  
 曰聖曰大曰美曰信曰善曰有恆曰無恆曰下  
 愚此人之九等也若太彖經曰有九人一為下  
 人二為平人三為進人四為下祿五為中祿六  
 為上祿七為失志八為疾瘵九為極此委巷之  
 譚耳余取子雲九天之說而不取其九人之說  
 灋言云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若子雲者所謂通天地而不通人者歟

說宰示廣忠廣熹

說文宰臯人在屋下執事者从宀从辛辛臯也  
 案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旨而此言誤矣  
 徧攷古書無以宰為臯者當云宰宰夫在屋下  
 調味者从宀从辛辛味也子游為武城宰子之  
 武城聞弣歌之聲曰割雞焉用牛刀則宰自當  
 以宰割為義治國如高小鮮宰天下當如此肉  
 故自冢宰至於邑宰其義一也味有五而獨取  
 於辛者亦不徹蘆食之意也制字之旨精矣



道德經辨

或問崔浩稱道德經非老子所作果孰爲之曰  
其楊朱乎孟子稱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  
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今墨子之書具存是非不  
甚繆於聖人惟短喪節葬之言爲乖刺耳楊朱  
之言若但如列子所云則因朝王學之徒王畿  
顏鈞周汝登輩優爲之何足以爲楊子居蓋孔  
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道家欲駕而加儒家  
之上不得不援老聃以爲重猶釋氏亦稱老子

教胡又稱老子後身也呂氏春秋稱老子貴公  
楊子貴已今五千言實與貴已之旨相符而其  
言閎大深遠莊周輩萬方騰躍終入環內惟楊  
朱能爲此言故能與墨翟之言中分天下且孔  
子於原壤則扣其蹠於鄉原則以爲德之賊於  
小正卯則誅之於子桑伯子則以爲同人道於  
牛馬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若老子果有畔  
道傷教之言孔子早已辭而闕之不待韓文公  
之原道也太史公僂老子列傳多牛鬼蛇神之

言蓋用道家之言而不攷曾子問者也使老子  
受誣千載而楊朱之學不顯於天下後世蓋太  
史公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云或曰孔子師老子  
其書雖畔於道孔子敢非之歟曰馬季長謂月  
令周公作而鄭君云今俗儒言周公作月令未  
通於古故曰事師無隱無犯不庸諱也近世汪  
容甫發明墨子先得我心余此言自謂發千載  
之覆惜不令容甫見之也

近人有謂老子爲老萊子作者余未見其

說亦無以剖其是非

孔廟祀典私議

謹案禮記凡學釋奠於先聖先師故貞觀時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明嘉靖時以孔子爲先師則大謬矣今當以孔子爲先聖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爲先師至於復聖述聖宗聖等名亦覺不典去之可也謹案明嘉靖時增祀后蒼杜子春攷后蒼之明禮特明高堂生之儀禮耳於禮記初無與也今高堂生已祀則后蒼不應復祀杜子春爲劉歆門人劉歆以仕莽不得從

祀而祀其門人尤屬無謂謹案河間獻王劉德  
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而其表章六經之功  
尤爲三代以後所僅見故宋儒有謂河間獻王  
爲帝董仲舒爲相則三代之盛可復今董仲舒  
已從祀而河間獻王未祀誠爲闕典應請罷后  
蒼杜子春之祀而祀河間獻王可也又漢儒有  
許慎者以五經無雙之才著說文解字十五卷  
我朝通經之士必以許叔重鄭康成爲歸宿  
朱彝尊有言曰說文尚存則天之未喪斯文也

又有盧植者學行與鄭康成伯仲之間其立朝  
大節尤卓犖奇偉又有虞翻者雖仕東吳而立  
朝謇諤鬱有聲芳其注易淵原所漸遠有代緒  
尚在康成之上此三賢皆應增祀又宋儒有陳  
襄者嘗奏薦三十三人後來改節者獨林希一  
人而已當時若用其言則北宋不至於南渡而  
衆正盈朝則林希亦不至於改節故宋高宗頒  
其所奏於天下今蘇州郡學尚有石刻斯可謂  
有猷有爲有守非宋儒空談性命者可比也又

有曾鞏者朱子稱其文自孟韓以後未見有過於斯者此二賢亦應增祀至宋儒有胡安國者其從祀不過以代用其書係之國胄而已今春秋用三傳不用胡傳則胡安國之從祀當罷又元儒有陳澔者亦以禮記集說從祀謹案

高宗純

皇帝欽定禮記義疏采衆說不以陳澔集說為主故國初朱彝尊之言曰雲莊集說直免園冊子耳其於名物度數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禮云禮云如斯而已乎此納喇性德所以有禮記陳

氏集說補正之作也則陳澔之從祀當罷又宋儒有王柏者以朱子三世嫡傳從祀攷其集中有上賈似道詩諛頌援鄂之功殊乖素守又其平生經說敢於改竄六經殊無忌憚則王柏之從祀必當罷又蘧瑗孔子嚴事之友今祀之兩廡先儒之首殊屬無謂以弟子從祀吾聞之矣以朋友從祀又列之弟子之下吾未之聞也此又不得以文翁禮殿圖所有而不罷之者也凡此所議罷者六人增者六人以公心揆之似覺

允愜若高堂生之當書高堂伯毛萇之當書毛  
亨則又可推類而及之耳

此余少年講宋學時  
議論今亦不忍棄之

答問

或問昌黎公稱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  
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備子方之為人  
王深寧非之閻潛邱謂昌黎言皆有所本叡取  
是日皆非也昌黎公為太史公所誤太史公又  
誤讀呂氏荀彖而誤也當染篇云田子方學于  
子貢段干木學于子夏吳起學于曾子禽滑釐  
學于墨子而儒林傳遂云如田子方段干木吳  
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夫墨子之不可以爲子夏之倫也明矣此則太史公之過也潛邱知昌黎公之出太史公而不知太史公之誤讀呂氏菁秋亦攷古而未熟者歟朱竹垞遂以田無擇爲子夏弟子蓋又爲昌黎公所誤也或曰竹垞攷孔子弟子門人近全謝山頗正其謬誤數事公亦斥其左邱之謬此外尚有誤否曰有漆雕開之名當以漢書漆雕啓爲據其字子開當以史記爲據乃據王肅私定之家語以爲名開字子若而旁注史記之字

于下不亦慎乎他若以子弓爲仲弓唐楊倞所已言而以爲吳立夫之說此則其麤疏也檀弓蓋曾子門人本胡衡麓夢揣之言而孱之曾子弟子之列是郢書燕說也漢書執文志自注之言而以爲顏師古之注盆成适嘗爲孔子門人孔叢子謂其父尚爲孔子門人此自別爲一人而以爲孟子之盆成括且以趙岐之言爲孫奭而不悟孫奭之爲邵武僞疏先聖大訓爲慈湖楊簡之書而以爲龜山楊氏此皆竹垞之謬也

至如曾皙之年無所攷自當闕疑不得次之子  
路之下此則王復禮之辨甚明無俟余言耳莊  
子之書多寓言則常季之祀亦復可疑申棖之  
說終當以康成爲是蓋康成嘗有篇目弟子裴  
駟引以注史記者也此亦竹垞契勘之未精也  
謝山所以正竹垞之謬甚諦至駁厚齋顏高之  
說則非也顏氏家訓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  
有二顏氏居八人焉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息  
顏羽之徒皆一鬪夫爾則亦未嘗以荀炻之顏  
高爲孔徒但謝山以斃爲死而不悟其爲踣以  
此詆厚齋之疏母乃以不悖爲悖乎於戲厚齋  
百詩錫鬯紹衣皆雅儒之博而竺者也而不能  
無千慮一失如此則以余之所攷者其能免目  
睫之譏乎亦姑存其所論以俟方來之雅儒折  
中焉



周書後定叙

周書著錄於漢志隨志及傳注所引本無逸名  
惟說文加逸字以別於尚書中之周書此自引  
述之體不得不爾楊慎知周書不出汲冢去俗  
本汲冢字而加逸字去之是也加逸字非也今  
世所行本皆從楊氏之說亦見其無識也楊氏  
謂汲冢所出無周書亦非也束皙傳所載有周  
書此文選赭白馬賦思彖賦二注所引之古文  
周書非今所有周書也若今所有周書蓋出於

後人所孱故存篇反多於唐本近世抱經堂校本合十一家所校僅補程寤七十五字明堂八十一字治運謹案章懷注後漢書引周書呂刑篇今本改作小開篇案五行大義卷二引周書曰因五行相尅而作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是也火能變金色故墨以變其肉金能尅木故剕以去其骨節木能尅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宮以斷六淫洪水能滅火故大辟以絕其生命當在呂刑篇管子任法第四十五云周書曰

國法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當在劉法篇太平御覽卷八十四引周書曰文王昌曰吾聞之無變古無易常無陰謀無擅制爲此則不祥太公曰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國非常一人之國也莫常有之唯有道者取之古之王者未使民民化未賞民民勸不知怒不知喜愉愉焉其如赤子此古善爲政也當在文

開篇又曰文王獨坐屏去左右淡思遠慮召太公望曰帝王猛暴無文強梁好武侵陵諸侯苦勞天下百姓之怨心生矣其教予奚行而得免于無道乎太公曰因其所爲且與其化上知天道中知人事下知地理乃可以爲國焉當在保開篇惟四月天子發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乃召司徒司馬司空諸節齊栗允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左右予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厥功乃興師師尚父左杖黃戍右把白旄以號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俛取出涘以祭之羣公咸曰休哉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之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復哉復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使上附以周公書報告于王王動色變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

乃還師此今文太誓也而史記索隱云皆出周書及今文太誓文選注引周書亦有之因斯以談則周書當有觀兵篇而今亡矣又案五行大義卷五引周書云武王營雒邑未成四海之神皆會曰周王神聖當知我名若不知水旱敗之明年雨雪十餘旬淡丈餘五大夫乘車從网騎止王門太公曰車騎無迹謂人之變乃使人持粥進之曰不知客尊卑何從客曰先進南海御次東海御次北海御次西海御次河伯次風伯

次雨師武王問太公竝何名太公曰南海神名祝融東海神名句芒北海神名冥西海神名蓐收此事雖怪但此書時有淺末恆說萍葦相參不得謂非所應有也今亦失之又呂氏春秋貴因篇云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

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亾也已以此告王  
矣當在耆德篇序作考德非是案羣書治要載  
芮良夫序與今本大有徑廷則今本序恐多爲  
後人所改又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二年問  
箕子殷所以亾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亾國宐  
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尚書大傳曰武王勝  
殷繼王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  
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旣  
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

因其朝而問鴻範此皆當在箕子篇說苑政理  
篇成王問政於尹逸逸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王曰懼哉對曰四海之內善之則畀也不善  
則讎也若之何其無懼也呂氏春秋慎大覽引  
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離俗覽引周書曰  
民善之則畀也不善則讎也則說苑所錄尹逸  
一節乃周書文矣今周書亦失之又案廣韻六  
豪引周書曰神農作瓦器九慶引周書曰神農  
作陶冶斤斧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三引周書

曰神農耕而作陶廣韻五質引周書曰黃帝始  
作宮室二十五願引周書曰黃帝始炊穀爲飯  
經典釋文引周書曰黃帝穿井觀此則周書當  
亦如世本有作篇而今失之矣余旣從管子呂  
氏春秋尚書大傳太史公書說苑漢書大戴禮  
記注五行大義羣書治要文選注藝文類聚史  
通一切經音義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玉海漢  
藝文志攷證困學紀聞黃氏日抄雙槐歲抄等  
書是正今本之譌闕復鉤沈拾藩左右采獲以  
存周書之逸文囊括大典網羅衆家捃摭遺佚  
刊改漏失雖不敢云頓還舊觀其曰可讀以視  
抱經之本則倜倜乎遠矣

東越志敘

何子病福建舊志之紕漏禿屑也于是網羅冶  
南檄佚舊聞都爲一編眉曰東越志或疑獻曰  
不曰閩而曰東越何姬何子曰閩之見經則周  
官之七閩也閩隸也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  
國也顧鄭康成以閩爲蠻之別賈公彥以爲閩  
雖與蠻七八別數本其實一俱屬南方未嘗以  
東冶當之也閩之見古書莫如山海經顧海內  
南經謂三天子鄩山在閩西則歙州之東皆閩

也海內東經謂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則浙西爲蠻浙東南爲閩未嘗以東冶當之也閩之置郡始於秦之閩中郡顧秦之閩中郡卽漢之東越國其地有衍侯所封邑之衍疑卽餘暨莽曰餘衍今紹興之蕭山也東越必得此乃能使徇北將軍守武林也有建成侯所封邑之建成今瑞州之高安也有曰餘千漢志作餘汗今饒州之縣也秦之閩中郡大矣實兼得漢會稽豫章二郡之半世以冶回浦二縣當之

偵哉且不特此也揚雄揚州箴曰閩越北垠夫

東越在禹貢揚州域歷代史以及杜佑通典無

異詞

通典以南越在九州外

而曰閩越北垠者則閩越者

南越也漢書賈捐之傳曰以及乎秦興師遠攻

而地南不過閩越夫秦南取百越地以爲桂林

南海象郡而曰南不過閩越者是閩越者南越

也左思魏都賦曰吳蜀二子曰僕黨清狂怵迫

閩濮是吳卽閩也張協雜詩云閩越衣文蛇李

善注引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是越卽閩也魏



書李彥傳曰高祖南伐彥以蕞爾江閩不足親  
勞鑿駕是江左皆閩也梁書庾肩吾傳云章甫  
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是閩卽越也吳均檄  
江神責周穆王壁云昔穆王南巡自郢徂閩是  
閩者江蠻也宋之間早發始興口至虛氏邨作  
云候曉踰閩障乘春望越臺是韶州曲江亦閩  
也李白題密山逸人元丹邱山居云揭來遊閩  
荒捫涉窮禹鑿夔緣泛潮海偃蹇陟廬霍此蓋  
用史記河渠書予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語

是廬九亦閩也獨孤及

一作柳宗元

邕州馬退山茅

亭記云是亭也僻介閩嶺是嶺南西道亦閩也

韓文公送惠師詩云嘗聞禹穴奇東去窺甌閩

是會稽亦閩也又譔胡珣神道碑云至閩南兩

越之界上請銘於潮州刺史韓愈夫兩越者東

越南越也而在閩之南則閩者會稽豫章也又

送竇平序云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夫百越

之地桂林南海象郡也而在甌閩之南則甌閩

者揚荆二州也張讀宣室志云遂之南越貨金

千鎰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是南越卽閩越也唐某氏國語舊音云周禮職方氏掌越國在海中郭璞曰越卽西甌今建安郡是也亦曰蛇種此則合周官及山海經注及說文解字之所謂閩者而皆謂之越是閩卽越也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太伯之奔荆蠻號曰句吳司馬貞索隱云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僂越則是蠻也閩也吳也越也一焉而已也若作閩志何以別蠻志吳志越志粵志乎此余書之所以不名閩也若

余之所謂東越則周之東越而非漢之東越也蓋周文公時之東越與甌人於越姊妹且甌會稽海陽畫疆而國至句踐時則與諸國皆折而入於於越故甌冶子鑄劍於湛山曰湛盧而冶山甌冶池亦皆以甌冶得名也句踐六世至無疆楚大敗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檄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瀕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東越閩君皆其後也東越卽東越王無諸閩君卽閩君搖其諸族子之可攷者則海陽

侯搖毋餘南武侯織皆在江南海上爲王君貨殖傳所謂浙江南則越也秦始皇二十五年大興兵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此則越諸族子或爲君在若邪句章武林者降於秦而無諸等則僅得北至餘暨西北至餘干建成東南至海之地焉秦已并天下無諸等皆降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漢興以無諸爲東越王卽逸周書東越海蛤之地也搖爲東海王卽且甌文蜃之地也而兼得於越姑妹會稽之地

焉織爲南海王卽甌人蟬蛇之地也搖毋餘爲海陽侯卽海陽大蟹之地也後東甌舉國徙中國東越兼其地孝武除東越以其地分屬會稽豫章此漢時東越之封畛土略也觀其能入燔尋陽樓船者蓋取道於餘干界中以入彭蠡以入江也其衍侯吳陽之反攻越軍於漢陽蓋亦攻其軍之入湖漢者也而漢之攻之出句章武林梅嶺若邪白沙咸入東越此可以得其疆域之大較矣豈與周時東越之僅得東冶之地東

不至回浦北不至太末南不至潮陽者同哉第  
漢之東越都東冶則亦必仍周時東越之舊都  
乃蒙此名故王應麟據通典以補注之羅泌贅  
儒乃謂婺州爲東越此雖據御覽所引之郡國  
志獨不思孔鼂云東越則海際婺州安得際海  
又安得有海蛤乎且顏之推云乾象之大列星  
之駁何爲分野獨弃東越若婺州則婺女分野  
顏介尚云獨棄之乎羅泌之妄極矣不足據以  
疑王應麟之補注也至南史江淹傳云子陵閉

關於東越江總憩會稽郡之龍華寺製修心賦  
云肇東越之靈祕任昉卒於新安而劉峻謂其  
冥日東越則以會稽新安亦漢時東越之境而  
非謂周之東越也近世狐場兔落之俚儒妄以  
東越爲閩而謂越州爲東越是不讀逸周書也  
而且以東越爲閩則以南越爲粵甚至以廣南  
東路爲東粵以廣南西路爲西粵是不讀史記  
漢書也天下之崑一時之瑣何足挂牙舌而號  
爲精地理之學者亦復聽舛承譌口相傳以熟

王充云俗語不實流爲丹青丹青之言聖賢惑焉此余之所大懼也韓子曰土地之書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余讀書二十年乃克正千年以來襲誤踵謬之說亦尚行韓子之志乎哉或曰如公之言則閩蠻果無別乎曰有鄭康成云國語曰閩羊蠻矣今國語作蠻羊蠻矣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康成以蠻爲閩則閩乃在百濮正南之地此與賈捐之揚雄諸人之說同所謂橄言皆通也許叔重謂蠻南蠻閩東南越此與海內東經之說同所謂對文則異也要之東南之閩亦兼有會稽豫章之地終非東冶所得專耳其以閩專之東冶者則自梁朱溫封王審知爲閩王始耳夫朱梁起於大盜其不識字固宜奈何莊士大夫亦有文字不辨豈得非愚之恥此何異於林黃陳鄭自永嘉之亂已入冶而冶人之談系世者必曰自光州固始來乎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余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傅子後定敘

傅子久佚今從永樂大典太平御覽文選注鉤  
沈者僅得一卷治運復從三國志注晉書世說  
新語注史通廣韻羣書治要采獲得二卷序之  
曰傅休奕爲晉臣頗著直聲今讀傅子一書於  
杜畿何曾荀顗傅嘏諸人譽之或過其實於何  
晏李豐諸葛誕諸人毀之或損其真母乃近於  
魏收所云揚之則使升天抑之則使入地耶至  
謂劉子揚晚謬尤爲誣罔夫子揚於魏文之世

婁進黨言何至魏明之世專以導諛爲事母乃  
與其子陶不協故爲此以誣之耶王通謂陳壽  
有志於史秉大義以削異端此書與王沈魏書  
魚涸魏畧皆陳壽之所削矣其載郭嘉管寧焦  
先馬鈞諸人赫赫若前日事有可采者覽者分  
別觀之可也本傳稱休奕撰論經國九流及三  
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傳子爲內外  
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初  
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休奕書曰  
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  
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  
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  
矣夫王沈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休奕與此  
人周旋吾無責焉矣

瓶庵先生遺書叙

代望坡先生

瓶庵先生寒進後門之士由侍從改吏曹視學  
典試所至有聲以親老請急歸親沒遂不復出  
主鰲峰講席十餘載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於  
學無所不窺而以子朱子爲歸宿讀其書優柔  
平中淳古澹泊有味乎其言之也先生之爲書  
也閉戶自精開卷獨得未嘗出以示人治之稱  
先生者曰內廉行修鞠躬君子而已不知其爲  
書也歿後二十年有



何氏學 卷三  
旨入祀鄉賢其道大光其書亦出蓋恭甫編修  
細諸其家以授馮君笏輯刻之馮君移書謁余  
叙余雖不獲從先生游而先生之長君龍光余  
丙午同年也塵忝後拜先生於里第先生誨以  
砥節首公先民後己之道今出入中外奉以周  
旋罔敢失隊於馮君之請諒不得辭是爲敘

### 劉氏譜攷序

鞞谿劉君祖憲以家譜督序於余余覽之終卷  
作而曰劉氏之在東越八賢五忠焜耀志乘可  
謂盛矣今觀劉君之譜紀於近者信而有徵紀  
於遠者則亦有聽舛承譌未及是正者敢獻其  
疑惟劉君擇焉案孔冲遠春秋正義曰伍員屬  
其子於齊使爲王孫氏者知已將死豫令改族  
其傳又爲而發之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  
身復無所避傳說處秦爲劉氏未知何意言此

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弃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伸劉氏從秦從魏其原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列之以爲證耳新唐書劉知幾傳別撰劉氏家史及譜攷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

高其博則譜中所云堯後者或未盡覈也高皇之父史漢無文王符皇甫謐私立名字顏師古已斥其妄而譜中亦復詳載此又其謬也二者之謬猶俗說之流爲丹青若自光州固始入冶之云則直狐場兔落之鬼說尤可爲切厥者也谿西鄭先生曰吾祖自滎陽過江入冶皆有原流孰爲固始人哉冶人稱祖皆曰自光州固始來實由王潮兄弟以固始之衆從王緒入冶王審知因其衆克定冶中以桑梓故獨優固始人

故治人至今言氏族者皆曰固始其實濫謬直齋陳先生曰嘗怪治之士族推本家世輒言出固始光在唐爲下州固始又其一縣當時不聞顯人安得衣冠望族如許就令有之王緒以壽春屠者爲盜王潮從之爲部曲轉鬥萬里而後入治士大夫何緣隨逐不置蓋嘗思之王氏初建國人不自保護言鄉人幸其不殺後世子孫承襲其說世禩縣邈并與其初而忘之耳二先生之言博而竺矣余嘗詢吾鄉有譜之家必曰

出光州固始輒舉二先生之言以折其說其人輒瞠目不解爲何語因憶明楊用修爲其友母姓者摹印改母爲母且告以貫邱之省其友不說退語人曰用修亦太橫乃欲改人姓音邪於戲俗之不可與莊論久矣劉君好古不妄者必不以余爲妄改人之族望也其他謬誤尚多余略已墨之卷端姑條其犖犖大者與劉君以公心辨焉若夫尊祖敬宗收族之云橫目之民類知之不足爲劉君道也

梁氏家譜序

代楊蓉峯編修

城南梁君焜以家譜索序於余攷其先蓋大興  
 吳氏元末官東越三世有支子為長沙梁氏之  
 宦東越者後或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取  
 他姓子為後可乎楊子曰余讀太史公書趙武  
 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熒熒兮  
 顏若茗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張守節曰案  
 命名也嬴姓嬴也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  
 見其狀吳廣因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司馬貞曰

孟姚吳廣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勛故命其胄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舜後封虞在河東大陽山上有虞城是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仲之裔國語泠州鳩對大武之樂其第四終曰嬴內韋昭無注世本有饒內是舜所居一作姚虛皇甫謐帝氏世紀作媯虛杜君卿曰卽國語之嬴內音媯內也觀此則吳之姓爲姚爲媯又爲嬴而梁之姓亦爲嬴吳之後梁豈以其氏異而姓同故邪今梁君之譜兼存二氏使子孫覽之雖百世而婚媾不通可謂能類族辨物矣又能與家從輩營先廟修家牒是皆可書也余學於舊史氏周官小史所謂奠系世辨昭穆者吾任也於梁君之請其又奚辭是爲序

香草齋詩注敘

詩之有注也自顏延年注阮嗣宗詠懷始也至宋而李杜韓柳王蘇黃陳莫不有注杜有千家韓有五百家以余之區瞽尚能指摘其紕漏至數十百條蓋注書之難也如此 國朝詩之有注者余知其四而所見者三曰吳詩輯覽曰精華錄訓纂曰彙書亭詩注若東澗詩有錢遵王注底下之書久用從火今人亦無從而見之矣永泰黃莘田先生風流名士海內具瞻其爲詩

光英服練綺密瓊妍唱在英游之口東野凡生  
鄉曲僂子子父女母交口教授不越香草箋而  
止其秋江集香草齋詩集體理精奧辭趣華深  
樊川之鳳膠樊南之獺祭則急索解人不得幽  
冥而莫知其原大父幼孫朝夕侍問不能無無  
人作鄭箋之懼於是注者亦不一家以余所見  
如葉教諭景西輩不免舛漏鱣適逸出其間網  
羅椽斲囊篋細碎磊磊明明條條艷艷殆可與  
施惠初任天社李雁湖泉近代靳介人惠松崖

楊謙諸家竝驅爭先而非杜詩僞蘇注蘇詩僞  
王注諸書所可一斗斛而相量矣豈非莘田之  
忠臣而教諭輩之爭友歟鱣適初注此書不下  
數百萬言刪之又刪尚得數十萬言以今春付  
剞劂時余在京師未及契勘鱣適深以爲悵及  
歸鱣適俾余題其首余曰名公器也不可以多  
取余浪得時名而慳於一第此亦君之炯戒也  
鱣適曰吾爲鄉耄疏通證明此自邑子之責非  
以爲名也陸渭南云貴人自作宣明面老子曾

何氏學 卷三  
聞正始音我輩人豈以一第爲重輕哉毋乃效  
白醉吟所云才高厭小詩耶余曰誰叙哉前言  
戲之耳遂名其說以爲敘

醫方備攷敘

傳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而隨許智壑  
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誠諸子曰爲人子者  
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二說不同何也  
曰傳之言爲不知醫而妄下藥者戒也許之言  
爲病臥于牀委之庸醫比于不慈不孝者道也  
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吾叔舅心齋  
先生好鈔書端尻多暇取舊人本草綱目萬方  
鍼線名醫方論等書搜擇鎔液分別部居同條



牽屬都爲一書眉曰醫方備攷夫醫者意也古方與今病不相能泥古不可也使古方不可用則秦越人淳于意所傳黃帝以來禁方又胡爲珍祕也夫醫之技術晻昧也久矣漢書藝文志以神僊爲醫經經方之支與流裔故葛洪陶宏景孫思邈皆妙解醫理而爲僊若今之爲方者則有號爲鬼伯化身而已矣元葛恒齋云醫當視時之盛衰爲損益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絜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至宋之季三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已今之爲方者其孰能與于此傳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吾叔舅之所存必有進於此書者此特其善者機耳

白華樓詩集序

代望坡先生

余與檀河年相比同席研書同歲充秋賦檀河  
健於時文試卷出唱在人口天下識與不識無  
不知有東越丙午第六人而檀河夷焉不屑顧  
獨喜爲詩天才英博亮特不羣骨氣奇高意語  
橫闊於杜韓蘇陸諸家皆默傳縣解非特游其  
藩而已於戲以檀河之才使得進而列於承明  
著作之庭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當與王文簡朱供奉二公竝驅爭先

而況其散者乎乃連不得於春關隨牒令長歛  
隄戎馬艱難百戰却賊全城竟以牽連落職且  
不但已也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僊官敕六  
丁雷電下取將畱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天下  
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此有志之士所爲索欵而  
增歎也抑又聞之文章自傳道不藉史筆垂因  
斯以譚則檀河固可以無憾矣檀河訪余浙右  
出此集索敘追數舊游晨星落落夫且東西南  
北不可合并而余與檀河尚能以冷落牙齒銜  
杯酒接殷勤之餘歡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則余  
與檀河皆可以無憾也

白華樓詩集敘

壬申癸酉之間吾鄉詩事大盛時狎主詩盟者  
爲吾師游礮田端公及陳秋坪郡丞薩檀河令  
長萬虞臣舍人陳恭甫編修鄭松谷太守梁菑  
公儀曹松谷菑公把蒙臂入林值蒙有幽憂之  
疾未之許也諸詩老深以爲愧顧蒙嘗讀李杜  
韓白諸集殊少聯吟之作而不害其爲齊名則  
余與諸詩老皆可以無愧也却後數年於竹佃  
先爻處始得讀檀河先生詩鯨鏗春麗雲譎波

侂職而先生以書來盛有所稱許始相見吾二人神交三十年甫展良覲喜可知也今年歸自京師復與先生聚首於望坡撫部署中契闊譚讌出大集俾蒙題其首蒙辭不獲命作而歎曰先生之詩望坡恭甫二先生言之詳矣蒙不能贊一詞獨惜先生不早生百餘年或數十年前使虞山蒙窆秦亭老民見之定當寒毛盡戰白汗四布舌卷入喉五體投地而列朝詩集榕城詩話之所以詆謫晉安派者必已從火也歟

